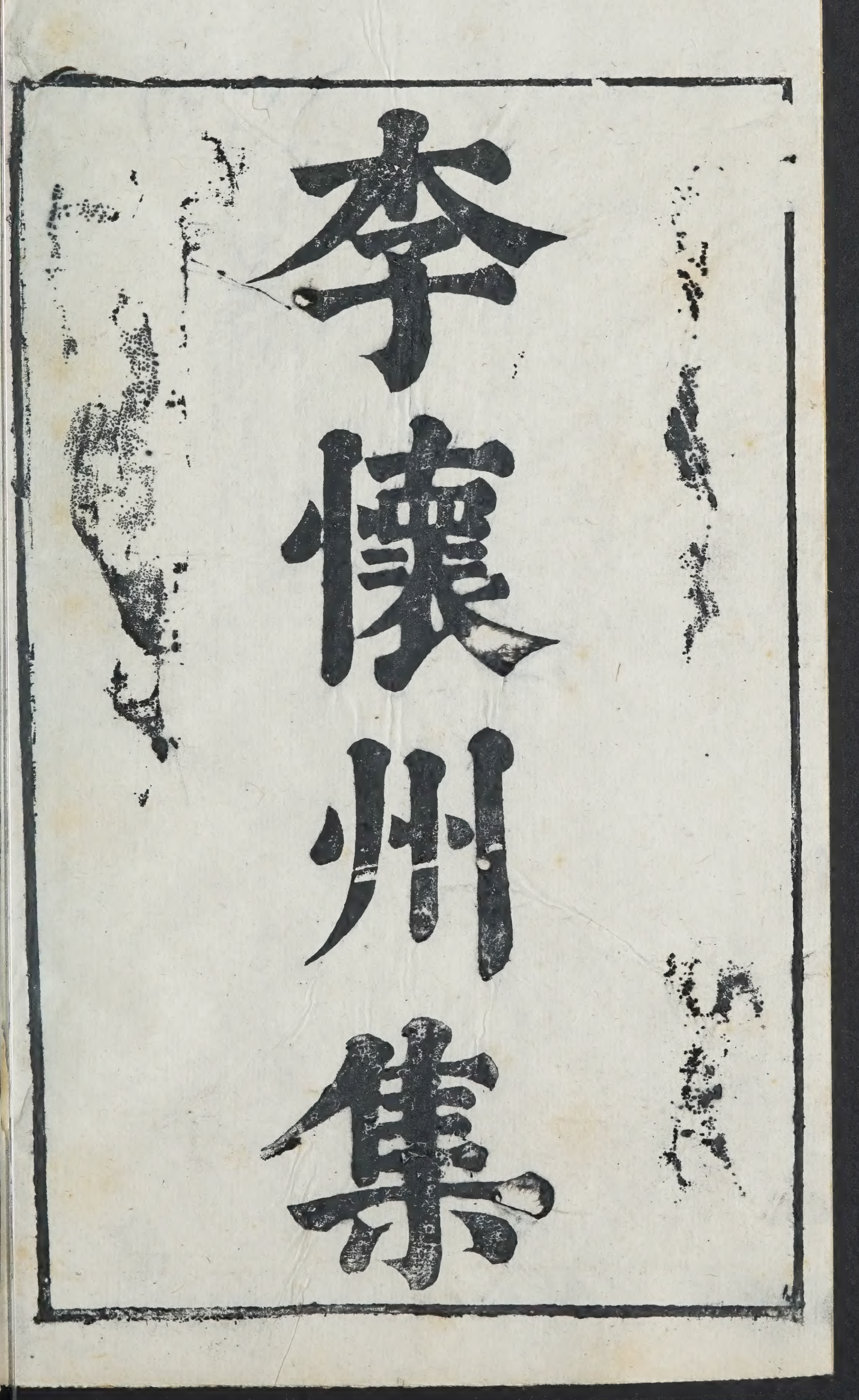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第九十九冊

隋 李懷州







李懷州集

李懷州集題詞

北方大臣享重名無特操者余最薄楊遵彥李公輔遵彥世受魏恩偕尚靜后金紫衣帶羞見李庶二王之變命盡捉酒死不足憐公輔在齊結知帝王機密文雅禮均師友遽臣周室

寵絕僚右及宣帝大漸又託身隋公願以死奉嗚呼鄭譯劉昉楊堅私人朝受顧命夕假黃鉞猶未敢訟言也獨公輔先發之策定三方賛成九錫禪代功高自矜佐命此非周武帝所稱天上人乎反顏事讎何如鼠也楊

堅欲族滅字文公輔深執不可一言忤意終身疎外物論原之然身既佐篡大業已成僅欲保全陳留山陽少葢操懿之惡吁嗟已晚荀文若飲藥壽春世尚譏其失節况隋初李內史哉公輔高名少著鄴京南北文士如

魏常侍江令君皆稱之河朔英靈史云無二究其羽檄絲綸皆諛筆耳服官慕孔光之秘温樹修文學潘昂之冊魏王雖理厖詞暢亦奚取焉

婁東張溥題

李懷州集目錄

詔

序

論

詩

李懷州目錄終

李懷州集卷全

隋博陵李德林著
明太倉張　溥閱

詔

爲周帝加隋公大丞相詔

假黃鉞使持節左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上柱國大冢宰隋國公堅感山河之靈應星辰之氣道高雅俗德協幽顯釋巾登仕搢紳傾屬開物成務朝野成風受詔先皇弼諧寡薄合天地

而生萬物。順陰陽而撫四夷。近者內有艱虞。舛聞妖寇。以鷹鸇之志。運帷帳之謀。行兩觀之誅。掃萬里之外。遐邇清肅。實所賴焉。四海之廣。百官之富。俱稟大訓。咸餐至道。治定功成。棟梁斯託。神猷威德。莫二于時。可授大丞相。罷左右丞相之官。餘如故。

爲周帝加隋王九錫詔

天大地大。合其德者聖人。一陰一陽。調其氣者上宰。所以降神載挺。陶鑄羣生。代蒼蒼之工。成

巍巍之業。假黃鉞使持節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上柱國大冢宰隋國公應百代之期。當千齡之運。家隆台鼎之盛。門有翊贊之勤。心同伊尹。必致堯舜。情類孔邱。憲章文武。爰初入仕。風流映世。公卿仰其軌物。搢紳謂爲師表。入處禁闈。出居藩政。芳猷茂績。問望彌遠。往平東夏。人情未安。燕南趙北。實爲天府。擁節杖旄。任當連率。柔之以德。導之以禮。畏之若神。仰之若日。芳風美迹。歌頌獨存。淮海榛蕪。多歷年代。作鎮南

鄙選衆惟賢威震殊俗化行黔首任掌鈞陳職司邦政國之大事朝寄更深鑾駕巡遊留臺務廣周公陝西之任僅可爲倫漢臣閫內之重未足相況及天崩地坼先帝升遐朕以眇年奄經荼毒親受顧命保乂皇家姦人乘隙潛圖宗社無君之意已成竊發之期有日英規潛運大畧川廻匡國庇民罪人斯得兩河遘亂三魏稱兵半天之下洶洶鼎沸祖宗之基已慮生人之命將怠安陸作釁南通吳越蜂飛蠆聚江漢騷然

巴蜀鴟張，覬將問鼎，秦塗更阻，漢門重閉，籌畫帷帳，建出師車，諸將稟其謀，壯士感其義，不違時日，咸得清蕩，九功遠被，七德允諧，百僚師師，四門穆穆，光景照臨之地，風雲去來之所，允武允文，幽明同德，驟山驟水，遐邇歸心，使朕繼踵上皇，無爲以治，聲高宇宙，道格天壤，伊尹輔殷，霍光助漢，方之蔑如也，昔嘗邸曲阜，地多諸國，重耳小白，錫用殊禮，蕭何優贊拜之儀，畨君越公侯之爵，姬劉以降，代有令謨，宜崇典禮，憲章

自昔、可授相國總百揆去都督內外諸軍事大冢宰之號進公爵爲王、以隋州之崇業、鄖州之安陸城陽、溫州之宜人、應州之平靖上明、順州之淮南、土州之永川、昌州之廣昌安昌、申州之義陽淮安、息州之新蔡建安、豫州之汝南臨潁廣寧初安、蔡州之蔡陽、郢州之漢東、二十郡爲隋國、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相國印綠綟綬、位在諸侯王上、隋國置丞相已下、一依舊式、

九錫第二詔

伊周作輔，不辭殊禮之錫；桓文爲霸，允應異物之典。所以表格天之勳，彰不代之業。相國隋王，前加典策，式昭太禮，固守謙光，絲言未綍，宣申顯命，一如往旨。王功必先，入賞存後，已退讓爲本，誠乖朕意。宜命百辟，盡詣王宮，衆心克感，必令允納。如有表奏，勿復以聞。

爲周禪隋詔

元氣肇闢，樹之以君，有命不恆，所輔惟德，天心

人事、選賢與能、盡四海而樂推、非一人而獨有周德將盡、妖孽遄生、骨肉多虞、藩維構釁、影響同惡、過半區宇、或小或大、圖帝圖王、則我祖宗之業、不絕如線、相國隋王睿聖自天、英華獨秀、刑法與禮儀同運、文德共武功俱遠、愛萬物共如已、任兆庶以爲憂、手運機衡、躬命將士、芟夷姦宄、刷蕩氛祲、化通冠帶、威震幽遐、虞舜之大功二十。未足相比、姬發之合位三五、豈可足論況木行已謝、火運旣與、河洛出革命之符、星辰

表代終之象、烟雲改色、笙簧變音、獄訟咸歸、謳
歌盡至、且天地合德、日月貞明、故以稱大爲王、
照臨下土、朕雖寡昧、未達變通、幽顯之情、皎然
易識、今便祗順天命、出遜別宮、禪位于隋、一依
唐虞漢魏故事、

爲周帝赦詔

朕祗承洪業、二載于茲、藉祖考之休、憑宰輔之
力、經天緯地、四海晏如、逆賊尉遲迥、才質凡庸、
志懷姦慝、因緣戚屬、位冠朝倫、屬上天降禍、先

皇晏駕萬國深鼎湖之痛四海窮遏密之悲獨幸天災欣然旋命稱兵擁衆便懷問鼎乃詔六師肅茲九伐而凶徒孔熾充原蔽野諸將肆雷霆之威壯士縱貔貅之勢芟夷縈擷所在如莽直指漳濱擒斬元惡羣醜喪魄咸集鼓下順高秋之氣就上天之誅兩河妖孽一朝清蕩自朝及野喜抃相趨昔上皇之時不言爲治聖人宰物有教而已未戢干戈實深慚德思弘寛簡之政用副億兆之心可大赦天下

賜姓復舊詔

詩稱不如同姓、傳曰異姓爲後、益明辯親踈、皎然不雜、太祖受命、龍德猶潛、籙表革代之文、星垂除舊之象、三分天下、志扶魏室、多所改作、冀允上玄、文武群官、賜姓者衆、本殊國邑、實乖胙土、不歆非類、異骨肉而共烝嘗、不愛其親、在行路而敘昭穆、且神徵革姓、本爲歷數有歸、天命在人、推讓終而弗獲、故君臨區宇、累世于茲、不可仍遵謙挹之旨、久行權宜之制、諸改姓者悉

宜復舊、

爲周帝求才詔

帝王設官惟才是務人臣報國薦賢爲重去歲
已來屢有妖寇宰臣英算咸得清蕩逆亂之後
兵車始塌遐邇勞役生民未康居官之徒致治
者寡斯故上失其道以至于茲亦由下有幽人
未展其力今四海甯一八表無塵元輔執鈞垂
風揚化若使天下英傑盡升于朝銓衡陟降量
能而處垂拱無爲庶幾可至于是遣戎秩上開

府以上職事下大夫以上外官刺史以上各舉清平勤幹者三人被舉之人居官三年有功過者所舉之人隨加賞罰

隋文帝爲太祖武元皇帝行幸四處立寺

建碑詔

門下風樹弗靜隙影如流空切欲報之心徒有終身之慕伏惟太祖武元皇帝窮神盡性感竆昊之靈膺籙合圖開炎德之紀魏氏將謝躬事經綸周室勃興同心匡贊間闕三代造我帝基

猶夏禹之事唐虞、晉宣之輔漢魏、往者梁氏將滅、親尋搆禍、蕭察稱兵擁衆、據有襄陽、將入魏朝、狐疑未決、先帝出師樊鄧、飲馬漢濱、彼感威懷、連城頓顙、隋郡安陸、未即從風、敵人騁輔車之援、重城固金湯之守、乃復練卒簡徒、一舉而尅、始于是月、遂啓漢東、蕭繹往在江陵、後梁稱制、外通表奏、陰有異圖、心迹之間、未盡臣節、王師薄伐、帝旅推鋒、誅厥方命、繼其絕祀、有齊未亡、凶徒孔熾、連山巨防、艱危萬重、晉水之陽、是

其心腹于是鳴䕫執鉞假道比鄰皮服欽風烟隨霧集懸兵萬里直指參墟左縈右拂麻積草靡雖事未旣功而英威大振齊人因以挫衂周武賴以成功尚想王業之勤遠惟風化之始率夷狄而制東夏用偏師而取南國豈惟湯征葛伯周伐崇侯而已哉積德累功福流後嗣俾朕虛薄君臨區有追仰神猷事冥真寂降生下土權變不常用輪王之兵俾至人之意百戰百勝爲行十善故以干戈之器已頫香華玄黃之野

久同淨國、思欲崇樹寶剎、經始伽藍、增長福因、微副幽旨、昔夏因導水尚且銘山、周曰巡遊有聞勒石、帝王紀事、由來尚矣、其襄陽隋州、江陵晉陽、並宜立寺一所、建碑頌德、庶使莊嚴寶坊比虛空而不壞、導揚茂實、同天地而長久

爲隋文帝修五禮詔

禮之爲用、時義大矣哉、黃琮蒼璧、降天地之神、粢盛犧牲、致宗廟之敬、正父子君臣之序、明婚姻喪紀之節、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安上化民、

莫善於禮



冊文

隋王九錫冊文

咨爾假黃鉞使持節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上柱國大冢宰隋王天覆地載藉人事以財成日往月來由王道而盈昃五氣陶鑄萬物流形誰代上玄之工斯則大聖而已曰惟先正翊亮皇朝種德積善載誕上相精采不代風骨異人匡國濟時除凶撥亂百神奉職萬國宅心殷相以先知悟人周輔乃弘道于代方斯蔑如也今

將授王典禮其敬聽朕命朕以不德早承丕緒
上靈降禍夙遭愍凶妖醜覬覦密圖社稷宮省
之內疑慮驚心公受命先皇志在匡弼輯諧內
外潛運機衡奸人懾憚謀用不顯俾贅旒之危
爲太山之固是公重造皇室作霸之基也伊我
祖考之代任寄已深入掌禁兵外司藩政文經
武略久播朝野戎軒大舉長驅晉魏平陽震熊
羆之勢冀部耀貔豹之威初平東夏人情未一
叢臺之北易水之南西距井陘東至滄海比數

千里、畢抉如帷、委以連城、建旌杖節、教因其俗刑用輕典、如泥從印、猶草隨風、此又公之功也、吳越不賓多歷年代、淮海之外、時非國有、爰整其旅、出鎮于亳、武以威物、文以懷遠、羣盜自奔外戶不閉、人黎慕義、襁負而歸、自北之風、化行南國、此又公之功也、宣帝御宇、任重宗臣、入典八屯外司九伐、禁衛勤巡警之務、治兵得蒐狩之禮、此又公之功也、鑾駕時幸、頻委留臺、文武注意、軍國諮稟、萬事咸理、反顧無憂、此又公之

功也、朕在諒闇、公實總己、磐石之宗、姦回者衆、招引無賴連結羣小、往者國哀甫爾、已創陰謀、積惡數旬、昆吾方稔、泣誅磬甸、宗廟以甯、此又公之功也、尉迥猖狂、稱兵鄴邑、欲長戟而指北闕、强弩而圍南斗、憑陵三魏之間、震驚九州之半、聚徒百萬、悉成蛇豕、淇水洹水一飲而竭、人之死生、飄繫凶豎、壽之長短、不由司命、公乃戒彼鷹揚、出車練卒、誓蒼兕於河朔、建瓴水于東山、口授兵書、手畫行陣、量敵制勝、指日尅期、諸

將遵其成旨壯士感其大義輕死志生轉鬬千里旗鼓奮發如火燎毛立黃變漳河之水京觀比爵臺之峻百城氛祲一旦廓清此又公之功也青士連率跨據東秦藉負海之饒倚連山之險埊三輔而將逐鹿指六國而願連雞風雨之兵助鬼爲虐本根既拔枝葉自殞屈法伸恩示以大信此又公之功也申部殘賊充斥一隅蠅飛蟻聚攻州略地播以玄澤迷更知反服而捨之無費遺鏃此又公之功也宇文胄親則宗枝

外藩巖邑、影響鄰賊、有同就燥、迫脅吏人、叛換城戍、偏師討蹴、遂入網羅、束之武牢、有同囹圄、事窮、將軍如伏國刑、此又公之功也、檀讓席毗、擁衆河外、陳韓梁鄭宋衛鄒魯、村落成梟獍之墟、民庶爲豺狼之餌、强以陵弱、大則吞小、城有宣閉、巷無行人、授律出師、隨機掃定、讓既授首、毗亦梟懸、此又公之功也、司馬消難與國親姻、作鎮安陸、性多嗜欲、意好貪聚、屬城子女、劫掠靡餘、部入貨財、多少具罄、擅誅刺舉之使、專殺

儀台之臣懼罪畏威動而内㬥蠶食郡縣鴆毒華夷聞有王師自授南裔帝唐崇山之罰僅可方此大漢流欒之刑是亦相匹逋逃入藪荆郢用安此又公之功也王謙在蜀飄爲厲階閉劒閣之門塞靈關之宇自謂五丁復起萬夫莫向分閫推轂嘗不踰時風馳席卷一舉大定擒斬兇惡掃地無遺此又公之功也陳頊因循僞業自擅金陵屢遺醜徒趑趄江北公指麾藩鎮無不摧殄方置戈深之柱非止尉佗之拜此又公

之功也公有濟天下之勳重之以明德始于辟命屈巳登庸素業清徽聲掩廊廟雄視神略氣葢朝野序百揆而穆四門恥一匡之舉九合尊賢崇德尚齒貴功錄舊旌善與亡繼絕寬猛相濟彝倫攸叙敦睦帝親崇奬王室星象不折陰陽自調玄冥祝融如奉太公之召雨師風伯似應成王之宰祥風嘉氣觸石搖林瑞獸異禽遊園鳴閣至功至德可大可久盡品物之和究杳冥之極朕又聞之昔者明王設官胙土嘗邸四

履得征、五侯參墟寵章異、其禮物、故藩屏作固、
埀拱責成沉嘿巖廊、不下堂席公道高往、烈賞
薄前王、朕以眇身託于兆民之上、求諸故實甚
用懼焉、往加大典憲章在昔、謙以自牧、未應朝
禮、日月不居、便已隔歲、時談物議其謂朕何、今
進授相國總百揆以申州之義陽等二十郡為
隋國、今命使持節太傅上柱國杞國公椿大宗
伯大將軍金城公趙㷔授相國印綬、相國禮絕
百辟、任總羣官、舊職常典宜與事革、昔堯臣太

尉舜佐司空姬旦相周霍光輔漢不居藩國唯
在天朝其以相國總百揆去衆號焉上所假節
大丞相大冢宰印綬又加九錫其敬聽朕後命
以公執律修德慎獄恤刑爲其訓範人無異志
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勤心地
利所保人天崇本務農公私殷阜是用錫公衮
冕之服赤舃副焉公樂以移風雅以變俗遐邇
胥悅天地咸和是用錫公軒懸之樂六佾之舞
公仁風德教覃及海隅荒忽幽遐回首內向是

用錫公朱戶以居，公水鏡人倫，銓選庶職，能官
流詠，遺賢必舉，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執鈞於
內，正性率下，犯義無禮，罔不屏黜，是用錫公虎
賁之士三百人。公昔專征，是用錫公鈇鉞各一。
公威嚴夏日，精厲秋霜，猾夏必誅，顧眄天壤，掃
清姦宄，折衝無外，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
弓十，盧矢千。惟公孝通神明，肅恭祀典，尊嚴如
在，情切幽明，是用錫公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隋
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敬循往策，

祗服大典、簡恤爾庶、功對揚我太祖之休命、

禪隋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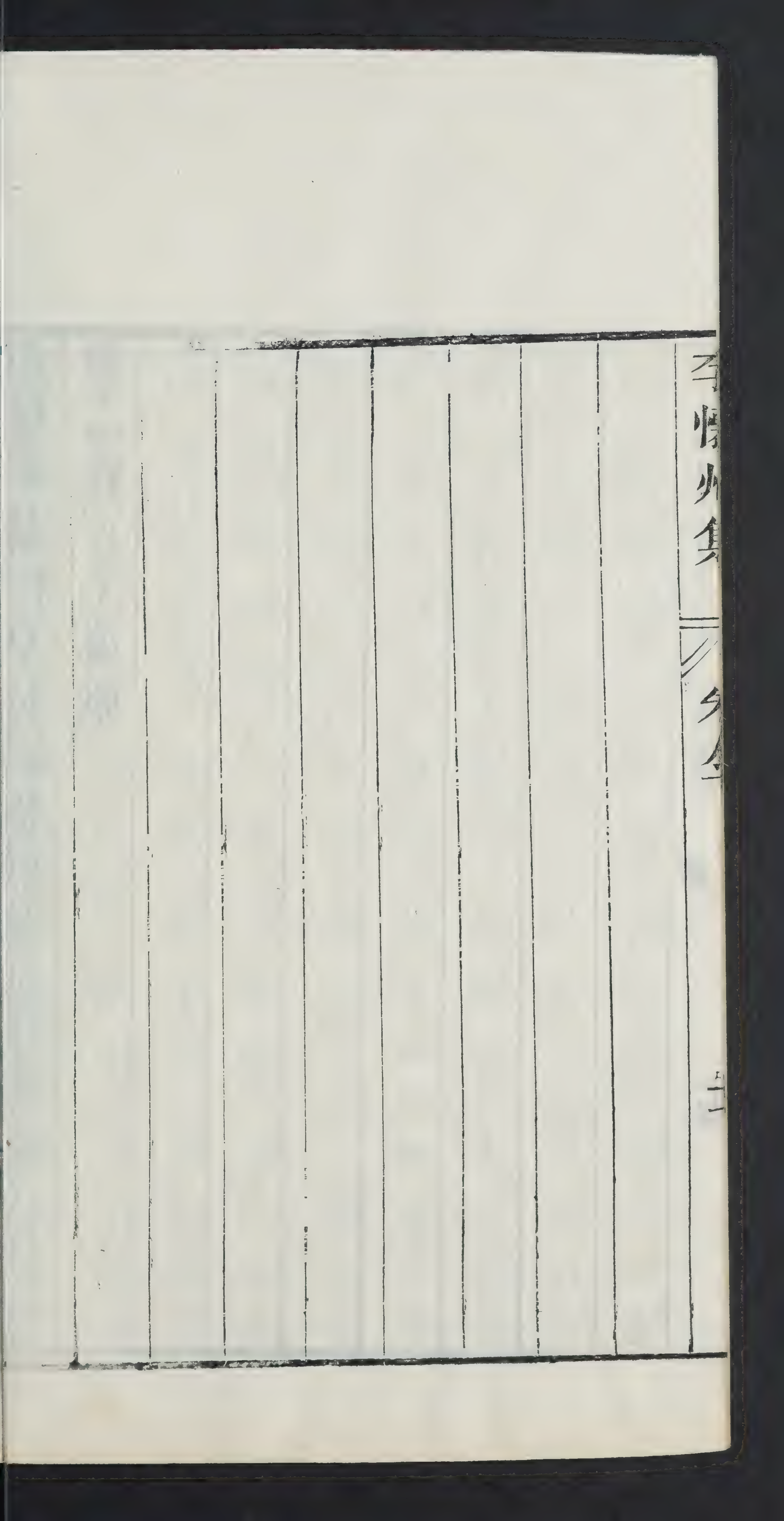
咨爾相國隋王粤若上古之初爰啓清濁降符授聖、爲天下君、事上帝而理兆民和百靈而利萬物非以區宇之富未以宸極爲尊、大庭軒轅以前、驪連赫胥之日、咸以無爲無欲、不將不迎、遐哉其詳、不可聞已、厥有載籍、遺文可觀、聖莫逾于堯、美未過於舜、堯得太尉已作運衡之篇。舜遇司空。便敘精華之竭彼褰裳脱屣、貳官設

饗百辟歸禹、若帝之初、斯蓋上則天時、不敢不
授、下祗天命、不可不受、湯代於夏、武革于殷、干
戈揖讓、雖復異揆、應天順人、其道靡異、自漢迄
晉、有魏至周、天歷逐獄訟之歸、神鼎隨謳歌之
去、道高者稱帝、祿盡者不王、與夫文祖神宗、無
以別也、周德將盡、禍難頻興、宗戚姦回、咸將竊
發、顧瞻宮闕、將圖宗社、藩維連率、逆亂相尋、搖
蕩三方、不合如礪、蛇行鳥攫、投足無所、王受天
明命、睿德在躬、救頹運之艱、匡墜地之業、拯大

川之溺、撲燎原之火、除羣凶於城社、廓妖氛於遠服、至德合於造化、神用洽於天壤、八極九野、萬方四裔、圓首方足、罔不樂推、往歲長星夜掃、經天晝見、八風比夏后之作、五緯同漢帝之聚、除舊之徵、昭然在上、近者赤雀降社、玄龜效靈、鍾石變音、蛟魚出穴、布新之貺、煥焉在下、九區歸往、百靈協贊、人神屬望、我不獨知、仰祇皇靈、俯順人願、今敬以帝位、禪于爾躬、天祚告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宜允執厥和、儀刑典訓、升圓丘

而敬著昊，御皇極而撫黔黎，副率土之心，恢無

疆之祚，可不盛歟。



復魏收書

即位之元。春秋常義。謹按魯君息姑不稱即位。亦有元年。非獨即位得稱元年也。議云受終之元。尚書之古典。謹按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論者或以舜禹受終。是為天子。然則周公以臣禮而死。此亦稱元。非獨受終為帝也。蒙示議文。扶病省覽荒情

迷識，覽得發蒙，當世君子，必無橫議，惟應閣筆贊成而已，輒謂前二條有益于議，仰見識中不錄，謹以寫呈，

重答魏收書

攝之與相，其義一也，故周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漢，曹植曰，如虞翼唐，或云高祖身未居攝，灼然非理，攝者專賞罰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體爲斷，陸機見舜肆類上帝，班瑞羣后，便云舜有天下，須格于文祖也，欲使晉之三

主異於舜攝竊以爲舜若堯死獄訟不歸便是
夏朝之盃何得不須格於文祖也若使王者之
禮便曰即眞則周公負扆朝諸侯霍光行周公
之事皆眞帝乎斯不然矣必知高祖與舜攝不
殊不得從士衡之謬或以爲書元年者當時實
錄非追書也大齊之興實由武帝謙匿受命豈
直史也比觀論者聞追舉受命之元多有河漢
但言追數受命之歲情或安之似所怖者元字
耳事類朝三是許其一年不許其元年也案易

黃裳元吉、鄭玄注云、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是以試攝不殊、大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無異義矣。春秋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使人君體元以居正。蓋史之婉辭非一與元別也。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爲漢賊甯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士衡自尊本國、誠如高議、欲使三方鼎峙同爲霸名習氏漢晉春秋、意在是也、正司馬炎兼并、許其帝號、魏之君臣、吳人並以爲戮賊亦甯肯當塗之世云晉有受命之徵

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也，若欲高祖事事謙冲，即須號令皆推魏氏，便是編魏年，紀魏事，此即魏末功臣之傳，豈復皇朝帝紀者也。陸機稱紀元立斷，或以正始，或以嘉平，束晳議云，赤雀白魚之事，恐晉朝之議，是并論受命之元，非正受終之斷也。公議云陸機不論元者，是所未喻，願更思之，陸機以刊木著于虞書，龕黎見於商典，以蔽晉朝正始嘉平之議，斯又

謬矣惟可二代相涉兩史並書必不得以後朝創業之迹斷入前史若然則世宗高祖皆天保以前惟入魏氏列傳不作齊朝帝紀可乎此既不可彼復何証

霸朝雜集序

竊以陽烏垂曜微藿傾心神龍騰舉飛雲翳石
聖人在上幽顯冥符故稱比屋可封萬物斯覩
臣皇基草刱便豫驅馳遂得黎可封之民爲萬
物之一其爲嘉慶固以多也若夫帝臣王佐應
運挺生接踵於朝諒有之矣而班爾之妙曲木
變容朱藍所染素絲改色二十二臣功成盡美
二十八將效力于時種德積善豈皆比于稷契

計功稱伐非悉類于耿賈書契已還立言立事質非殆庶何世無之蓋上稟睿后旁資羣傑牧商鄙賤屠釣幽微化爲侯王皆由此也有敎無類童子羞于霸功見德思齊狂夫成于聖業治世多士亦因此焉烟霧可依騰蛇與蛟龍俱遠栖息有所蒼蠅同騏驥之速因人成事其功不難自此而談雖非上智事受命之主委質爲臣遇高世之才連官接席皆可以翊亮天地名流鐘鼎何必蒼頡造書伊尹制命公旦操筆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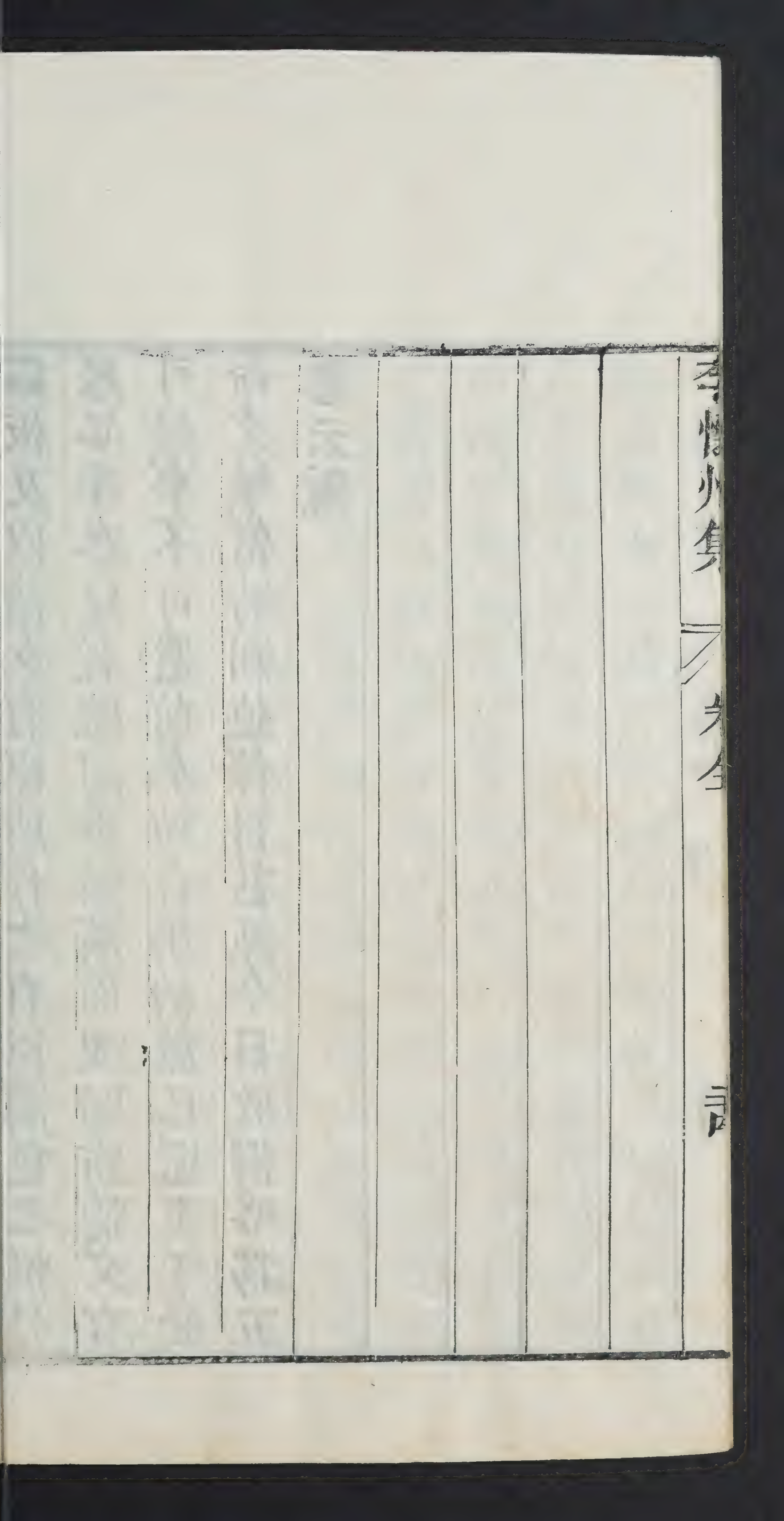
正史方可敘帝王之事談人鬼之謀乎至若臣者本慚賔實非動非德廁軒冕之流無學無木處藝文之職若不逢休運非遇天恩光大含弘博約文禮萬官百辟才悉兼人收拙里閭退仕鄉邑不種東陵之瓜豈過南陽之掾安得出入閶闔之闈趨走太微之庭履天子之階侍聖皇之側樞機帷幄露及榮寵者也昔歲木行將季諒闇在辰火運肇興羣官總已有周典八柄之所大隋納百揆之日兩朝文翰臣兼掌之時溥

天之下、三方構亂、軍國多務、朝夕塡委、簿領紛紜、羽書交錯、或速均發弩、或事大滔天、或日有萬幾、或幾有萬事、皇帝內明外順、經營區宇、吐無窮之術、運不測之神、幽贊兩儀、財成萬類、咨謀臺閣、曉諭公卿、訓率士之濱、責反常之賊、三軍奏律、戰勝攻取之方、萬國承風、安上治民之道、讓受終之禮、報羣臣之令、有憲章古昔者矣有隨事作故者矣、千變萬化、譬彼懸河、寸陰尺日、不棄光景、大則天壤不遺、小則毫毛無失、遠

尋三古、未聞者盡聞、遡聽百王、未見者皆見、發言吐論、即成文章、臣染翰操牘、書記而已、昔放勳之化、老人觀而未知、孔邱之言、弟子聞而不達、懸情稟聖、多必乖舛、加以奏閤趨墀、盈懷滿袖、手披目閱、堆案積几、心無別慮、筆不蹔停、或畢晷忘餐、或連宵不寐、以勤補拙、不遑自處、其有詞理疎謬、遺漏闕疑、皆天旨訓誘、神筆改定、運籌建策、通幽達冥、從命者獲安、違命者悉禍懸測萬里、指期來事、常如目見、固乃神知、變大

亂而致太平，易可誅而爲湻粹，化成道洽，其在人文，盡出聖懷，用成典誥，並非臣意所能至此。伯禹矢謨，成湯陳誓，漢光數行之札，魏武接要之書，濟時拯物，無以加也。屬神器大寶，將遷明德，天道人心，同謨歸往，周靜南面，每詔褒揚，在位諸公，各陳本志，璽書表奏，羣情賜委，臣裒海之內，忝曰一民，樂趨之誠，切于黎獻，欣然從命，輒不敢辭。比夫潘勗之冊魏王，阮籍之勸晉后，道高前世，才謝往人，內手捫心，夙宵慙惕，檄書

露板及以諸文有臣所作之有臣潤色之惟是愚思非奏定者雖詞乖黼藻而理歸霸德文有可忽事不可遺前奉勅旨集納麓已還至于受命文筆當時制述條目甚多今日收撰略為五卷云爾



論

天命論

粤若邃古，玄黃肇闢，帝王神器，歷數有歸，生其德者天，應其時者命，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爲也。龍圖鳥篆，號謚遺跡，疑而難信，缺而未詳者，靡得而明焉。其在典文，煥乎緗素，欽明至德，莫盛于唐虞，貽謀長世，莫過于文武。大隋神功積于文王，天命顯于唐叔。昔邑姜方娠，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而蕃育其子孫。及生

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成王滅唐而封大
叔又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易曰崇高
富貴莫大于帝王老子謂域内四大王居一焉
此則名虞與唐美兼二聖將令其後必大終致
唐虞之美蕃有子孫用享無窮之祚逮皇家建
國初號大興箕子必大之言于茲乃驗天之眷
命懸屬聖朝重耳區區豈足云也有娀玄鳥商
以興焉姜嫄巨跡周以興焉邑姜夢帝隋以興
焉古今三代靈命如一本枝種德奕葉丕基佐

高帝而滅楚立宣皇以定漢東京太尉關西孔子生感遺鱣之集殁降巨鳥之奇累仁積善大中休命太祖挺生庇民匡主立殊勳于魏室建盛業于周朝啓翼軫之國肇炎精之紀爰受厥命陟配彼天皇帝載誕之初神光滿室流于戶外上屬蒼旻其後三日紫氣充庭四隣望之如鬱樓觀人物在內色皆成紫幼在乳保之懷忽覩爲龍懼而失抱帝驚動數旬方始痊復又嘗寢於其室家人開戶正見一龍此太祖神異也

世途不測，竅比卯尼，智先保養，智先禪觀，靈雅有玄讖云，此子方爲普天慈父，護持正法，神佛佑助，不須憂也，帝體貌多奇，其面有日月河海赤龍自通，天角洪大，雙上權骨，彎迴抱目，口如四字，聲若鐘鼓，手内有王文，及受九錫，王生文加點，乃爲主，昊天成命，于是乎在，顧眄閑雅，望之如神，氣調精靈，括囊宇宙，其威範可敬，慈愛可親，早任公卿，聲望自重，周齊王憲謂晉蕩公曰，觀隋公神彩，恐不爲人臣，晉公徐納其言，將

加不利、賴大將軍侯壽固諫乃止。憲及內史烏
丸軌各奏周武帝云、隋公氣調風流、合散敬服、
竊聞世議慮不在人下、武帝云、此人頭額但宜
爲將、不須異意待之、相者來和謂帝曰觀公骨
法、必爲王者、但願保愛聖躬、道士張賓亦言公
相是帝王、名當圖籙、龍飛紫極、莫忘臣言、帝憂
懼謙退、深自晦跡、鄴城內學人陸擬大象初入
長安、謂所親曰、周德已盡、楊氏必與、隋公往自
定州南行至鄴、當時遙望、擬爲天子、昨在路瞻、

仰、定是不疑、但未知命何而得、後歲當來觀耳所親曰、爾無輕言、爲貴人患害、撥曰、天之所命安可害也、明年、帝作相于內、大象二年、夏五月帝初拜揚州總管、平晝寢息、似睡、若見數龍繞身、其夜又夢一龍來入被內、帝又常出長安城東獵馬上、思懷在濟生民、夜夢一長大人素服冠幘謂帝曰、時未至及欲作相夢人云、時今至矣、天求民主、丕顯孳至、當晉蕩執國、及建德之時、君異則天、臣非佐命、請嫌讒慝、何由云忘、我

皇外總方面，入言文武，具興王之表，韞大聖之
能，或氣或雲，蔭映於廊廟，如天如日，臨照于軒
冕，內明外順，自險獲安，豈非萬福扶持，百祿攸
集，有周之末，朝野騷然，降志執鈞，鎮衛宗社，明
神饗其德，上帝付其民，誅姦逆于九重，行神化
於四海，于斯時也，尉迴據有齊累世之都，乘新
國易亂之俗，驅馳蛇豕，連合縱橫，地乃九州陷
三，民則十分擁六，王謙乘連率之威，憑全蜀之
險，興兵舉衆，震蕩江山，鴆毒巴庸，蠶食秦楚，此

二虜也，窮凶極逆，非欲割洪溝之地，閉劍閣之
門，皆將長戟强弩，睥睨宸極，從漳河而達負海，
連岱岳而距華陽，迫脅荆蠻，吐納江漢，佐鬪嫁
禍紛若蝟毛，曝骨履腸，間不容礪爾，乃奉殪戎
之命，運先天之略，不出戶庭，推轂分閫，一麾以
定三方，數旬而清萬國，蕩滌天壤之迹，規摹指
畫之神，造化以來，弗之聞也，光熙前緒，罔有不
服，煙雲改色，鐘石變音，三靈顧望，萬物影響，本
運告盡，褰裳克讓，天歷在躬，推而弗有，百辟庶

尹四方岳牧稽圖讖之文順億兆之請披肝瀝膽晝歌夜吟方屆箕頴之高式允幽明之願基命宥密如恒如升推帝居歆翔業垂統殊徽號改服色建都邑敘彝倫薄賦輕徭慎刑恤獄除煩苛之政興清靜之風去無用之官省相監之職奇才間出盛德無隱星精雲氣共趨步於堦墀山神海靈咸爕理於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川教暨北溟之表聲加南海之外悠悠沙漠區域萬里蠢蠢百蠻莫之與競五帝所不化三王

所未賓，屈膝頓顙，盡爲臣妾，殊方異類，書契不傳，梯山越海，貢琛奉贄，欣欣如也，巢居穴處，化以宮室，不火不粒，訓以庖廚，禮樂合天地之同，律呂節寒暑之候，制作詳垂衣之後，淯粹得神農之前，遨遊文雅之場，出入杳冥之極，合神謨鬼，通幽洞微，羣物歲成，含生日用，飲和氣以自得，沐玄澤而不知也，丹雀爲使，玄龜載書，甘露自天，醴泉出地，神禽異獸，珍木奇草，望雲觀海，應化歸風，備休祥于圖牒，罄幽遐而底止，猶且

父天子民兢兢翼翼至矣大矣七十四帝曷可同年而語哉若夫天下之重不可妄據故唐之許由夏之伯益懷道立事人授而弗可也軒初四帝周餘六王藉世因基自取而不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于堯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才黒不代蒼泣麟歎鳳栖栖汲汲雖聖達而莫許也蚩尤則黃帝抗衡共工則黒帝勍敵項羽誅秦摧漢宰割神州角逐爭驅盡威力而無就也其餘欻起妖妄曾何足數賊子逆

臣所以爲亂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牽逐鹿之邪說謂飛凫而爲鼎若使四凶秉八元之誠三監同九臣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眞人之出尉迥同謳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聯胡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誅夷烹醢歷代共尤僭逆凶邪時煩獄吏其可不戒愼哉蓋積惡既成心自絕於善道物類同感理必至於誅戮天奪其魄鬼惡其盈故也大帝聰明羣臣

正直耳目監於率土賞罰綜於國朝輔助一人

覆育兆庶豈有食人之祿愛人之榮包藏禍心、而不殲盡者也必當執法未處其罪司命已除其籍自古明哲慮遠防微執一心持一德立功坐樹上書削藁位尊而心逾下祿厚而志彌約寵盛思之以懼道高守之以恭克念于此則姦回不至事乃畏天豈惟愛禮謙光滿覆義在知幾吉凶由人妖不自作衆星拱極在天成象夙沙則主雖愚蔽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爲跋扈終

而大服。漢南諸國。見一面以從殷。河西將軍。率五郡以歸漢。故能招信順之助。保泰山之安。彼陳國者、盜竊江外、民少一郡、地減半州、遇受命之主、逢太平之日、自可獻土銜璧。乞同溥天。乃復養喪家之疹、遵顛覆之軌、趑趄吳越、仍爲匪民雖時屬大道偃兵舞鏚然國家當混一之運金陵是殄滅之期、有命不恒。斷可知矣。防風之戮。元龜匪遠。孫皓之侯守株難得。迷而未覺。諒可愍焉。斯故未辯立天之心、不開君子之論也

詩

相逢狹路間

天衢號九經，冠蓋恒縱横，忽逢懷刺客，相尋欲逐名，我住河陽浦，開門望帝城，金臺遠遊出，玉觀夜恒明，筵羞大官膳，酒醸步兵營，懸牀接高士，隔帳授諸生，流水琴前韻，飛塵歌後輕，大子難爲弟，中子難爲兄，小子輕財利，實見朱陶情，龍軒照入轉，驥馬嘘天明，入門俱有說，至道勝金籯，出門會親友，天官奏德星，大婦訓端木，中

婦訓劉靈小婦南山下擊缶和秦箏群賓莫有戲燈來告絕纓

從駕巡遊 詩苑類選作許善心者非

大夏堯遺俗汾河漢豫遊今既龍駕往還屬鴈飛秋天行肅蹕路日馭翼華輈朝乘六氣辯久動七星旋谷靜禽多思風高松易秋遠林才有色遥水漫無流京華佳麗所目極與雲浮但覩凌霄觀詎見望仙樓鑠門皆秀發鴛池盡學優待君草封禪東山觀射牛

從駕還京

至仁文敎遠。惟聖武功宣。太師觀六義。諸侯問百年。亙覽時乘隙。訓旅次山川。鎭象屯休氣。華蓋翼飛煙。鼓奏千人響。旗動七星連。峻嶺戈迴日。高峰馬煦一作照天。姑射神遊罷。蕭關獵騎旋。更待東山上。看君巡狩篇。

夏日

夏景多煩蒸。山水暫追涼。桐枝覆玉檻。荷葉滿銀塘。輕扇搖明月。珍簟拂流黃。壺盛仙客酒。瓶

貯帝臺漿才人下銅雀待妓出明光歌聲越齊市舞曲冠平陽微風動羅帶薄汗染紅粧共欣陪宴賞千秋樂未央

入山

登嶺望重關腰珮且鳴環天河臨易飲月桂近將攀王母西山至夫人南嶽還何必陽臺下要待夢容顏

詠松樹

結根生上苑擢秀邇華池歲寒無改色年長有

倒枝露自金盤灑風從玉樹吹奇言謝霜雪貞
心自下移。



本傳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祖壽湖州戶曹從事父敬族歷太學博士鎮遠將軍魏少靜帝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爲內校書別在直閤省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嘆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

屬文辭覈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正嚴冬單衰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博陵豪族有崔諶者僕射之兄因休假還鄉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德林赴弔相去十餘里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德林居貧轗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

官情其後母病稍愈逼令仕進任城王湝爲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殆均師友不爲君民禮數嘗語德林云竊聞蔽賢蒙顯戮久令君沉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尤亦懼明靈所譴於是舉秀才入鄴于時天保八年也王因遺尚書令楊遵彥書云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爲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爲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雕蟲小技殆相

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臣俊乂盈朝然修大廈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舉薦禰衡表云洪水横流帝思俾乂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謂擬論非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

遵彥即命德林製讓尚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以示吏部郎中陸卬卬云已大見其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耳卬仍命其子乂與德林周旋戒之曰汝每事宜師此人以爲模楷時遵彥

銓衡深慎選舉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爲上授殿中將軍既是西省散員非其所好又以天保季世乃謝病還鄉闔門守道乾明初遵彥奏追德林入議曹皇建初下詔搜揚人物復追赴晉陽撰思春賦一篇代稱典麗是時長廣王作相居守在鄴勅德林還京與散騎常侍高元海等參掌機密王引授丞相府行參軍未幾而王即帝位授奉朝請寓直舍人省河清中授員外散騎侍郎帶齋帥仍別直機密

省天統初授給事中直中書叅掌詔誥尋遷中書舍人武平初加通直散騎侍郎又勑與中書侍郎宋士素副侍中趙彦深別典機密尋丁母艱去職勺飲不入口五日因發熱病遍體生瘡而哀泣不絶諸士友陸騫宋士素名醫張子彦等爲合湯藥德林不肯進遍體洪腫數日間一時頓差身力平復諸人皆云孝感所致太常博士巴叔仁表上其事朝廷嘉之纔滿百日奪情起復德林以羸病屬疾請急罷歸魏收與陽休

之論齊書起元事。勅集百司會議。收與德林書

德林復書。收重遺書。德林答之。是時中書侍郎

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頌。齊主以爲未盡善。

令和士開以頌示德林。宣旨云。臺卿此文未當

朕意。以卿有大才。須敘盛德。卽宜速作。急進本

也。德林乃上頌十六章并序。文多不載。武成覽

頌善之。賜名馬一匹。三年祖孝徵入爲侍中尚

書左僕射趙彥深出爲兗州刺史。朝士有先爲

孝徵所待遇者。間德林云是彥深黨與。不可仍

掌機密。孝徵曰：德林久滯絳衣，我常恨彥深待賢未足。內省文翰，方以委之，尋當有佳處分。不宜妄說。尋除中書侍郎，仍詔修國史、齊主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館，又令與黃門侍郎顏之推二人同判文林館事。五年，勅令與黃門侍郎李孝貞、中書侍郎李若，別掌宣傳。尋除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隆化中，假儀同三司。承光中，授儀同三司。及周武帝克齊入鄴之日，勅小司馬唐道和就宅宣旨，慰諭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

朕本畏爾逐齊王東走。今聞猶在。大以慰懷。宜即入相見道和引之入內。遣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內省。三宿乃歸仍遣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自此以後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武帝嘗於雲陽宮作鮮卑語。謂羣臣云。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及見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答曰。臣聞明王聖主。得麒

麟鳳凰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
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陛下聖德
感致。有大才用。無所不堪。勝於麒麟鳳凰遠矣
武帝大笑曰。誠如公言。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
大象初賜爵成安縣男。宣帝大漸。屬高祖初受
顧命。邗國公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
事。經國任重。非羣才輔佐。無以克成大業。今欲
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聞之甚喜。乃答云。德
林雖庸愞。微誠亦有所在。若曲相提奬。必望以

死奉公高祖大悅即召與語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高祖受顧命輔少主總知內外兵馬事諸衛既奉勑並受高祖節度鄭譯劉昉議欲授高祖冢宰鄭譯自攝大司馬劉昉又求小冢宰高祖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云即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及發喪便即依此以譯爲相府長史帶內史上大夫昉但爲丞相府司馬譯昉由是不平以德林爲丞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搆

亂揹授兵略、皆與之參詳軍書羽檄、朝夕塡委一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鄖公韋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爲沁水泛長兵未得度、長史李詢上密啓云大將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迥餽金軍中慅慅、人情大異、高祖得詢啓、深以爲憂、與鄭譯議欲代此三人、德林獨進計云公與將並是國家貴臣相、諸將伏馭、今以挾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腹心、前所遣人、

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卽令換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逸，便須禁錮，然則郞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括以之而敗趙。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畧，爲諸將舊來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僞，縱有異志，必不敢動。丞相大悟曰，若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卽令高熲馳驛往軍所，爲諸將節度，竟成大功，凡厥謀謨，多此類也，進授丞相府從事內郞，禪代之際，其相國總百

揆九錫殊禮、詔策牋表璽書、皆德林之辭也、高
祖登阼之日授內史令、初將受禪、虞慶則勸高
祖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惠亦依違從之、唯德林
固爭以為不可、高祖作色、怒云君讀書人、不足
平章此事、於是遂盡誅之、自是品位不加出於
高虞之下、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為子開皇
元年勑令與太尉任國公于翼高熲等同修律
令、事訖奏聞、別賜九環金帶一腰、駿馬一匹、賞
損益之多也、格令班後、蘇威每欲改易事條、德

林以為格式已頒，義須畫一，縱令小有蹐駮，非過蠹政害民者，不可數有改張，威又奏置五百家鄉正，即令理民閒辭訟，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戚，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為害更甚。且今時吏部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戶內，銓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其才，乃欲於一鄉之內，選一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即時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敕令內

外羣官就東宮會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修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爲便今令纔出其可改乎然高頻同威之議稱德林狠戾多所固執由是高祖盡依威議五年勑令撰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序其事高祖省讀訖明旦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能早見公面必令公貴與國始終於是追贈其父恆州刺史未

幾上曰我本意欲深榮之復贈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謚曰孝以德林襲焉德林既少有才名重以貴顯凡製文章動行於世或有不知者謂為古人焉德林以梁士彥及元諧之徒頻有逆意大江之南抗衡逆上國乃著天命論上之德林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八年車駕幸同州德林以疾不從勑書追之書後御筆注云伐陳事意宜且隨也時高熲因使入京上語熲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高祖以之付

晉王廣、從駕還、在途中、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及陳平、授柱國郡公實封八百戶、賞物三千段、晉王廣已宣勑訖、有人說高熲曰、天子畫策晉王及諸將戮力之所致也、今乃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熲入言之、高祖乃止、初大象末、高祖以逆人王謙宅賜之、文書已出、至地官府、忽復改賜崔謙、上語德林曰、夫人欲得、將與其舅、於公無形跡、不須

爭之、可自選一好宅、若不稱意、當爲營造、并覓莊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區、爲王謙宅替、九年車駕幸晉陽、店人上表訴稱地是民物、高氏强奪於內造舍、上命有司料還價直、道遇蘇威自長安至、奏云高阿那肱是亂世宰相、以諂媚得幸、枉取民地造店賃之、德林誣罔妄奏自入、李圓通馮世基等又進云、此店收利、如食千戶、請計日追贓、上因責德林、德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意、上

不聽、乃悉追店給所住者、自是益嫌之、十年虞慶則等於關東諸道巡省使還、並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辭訟、不便於民、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上乃令廢之、德林復奏云此事臣本以為不可然置來始爾復即停廢、政令不一、朝成暮毀、深非帝王設法之義、臣望陛下若於律令輒欲改張、即以軍法從事、不然者、紛紜未已、高祖遂發怒大詬云爾欲將我作王莽邪、初德林稱父為太尉諮議以取贈官、李元操與陳茂等陰奏之

曰德林之父終於校書妄稱諮議上甚銜之至
是復廷議忤意因數之曰公爲內史典朕機密
比不可豫計議者以公不弘耳甯自知乎朕方
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廢闕故立五教以弘之公
言孝由天性何須立教然則孔子不當說孝經
也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甚忿之而未能發
今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爲湖州刺史德林拜
謝曰臣不敢復望內史令請預散參待陛下登
封告成一觀盛禮然後收拙邱園死且不恨上

不許轉懷州刺史、在州逢亢旱課民掘井溉田、
空致勞擾竟無補益、爲考司所貶歲餘卒官、時
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曰文及將葬
勅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給喪事贈物三
百段、粟千石、祭以大牢、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
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國書、陳使江總
目送之曰此卽河朔之英靈也器量深沉時人
未能測、唯任城王湝趙彥深魏收陸卬大相欽
重延譽之言無所不及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

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從
官以後即典機密性重慎嘗云古人不言温樹
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
任爭名之徒更相譖毀所以運屬興王功叅佐
命十餘年間竟未徙級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
亂亡失見五十卷行於世勅撰齊史未成有子
曰百藥博涉多才詞藻清贍釋巾太子通事舍
人後遷太子舍人尚書禮部員外郎襲爵安平
縣公桂州司馬煬帝恐其初不附已以為步兵

校尉、大業末轉建安郡丞、

史臣曰德林幼有操尚學富才優、譽重鄴中聲飛關右、王基締構叶贊謀猷、羽檄交馳絲綸間發、文誥之美時無與二、君臣體合、自致青雲、不患莫已知、豈徒言也、

李懷州集終

